

有一首歌，可以唱得荡气回肠泪流满面，这首歌叫作成长
有一首歌，可以唱得辗转反侧物换人非，这首歌叫作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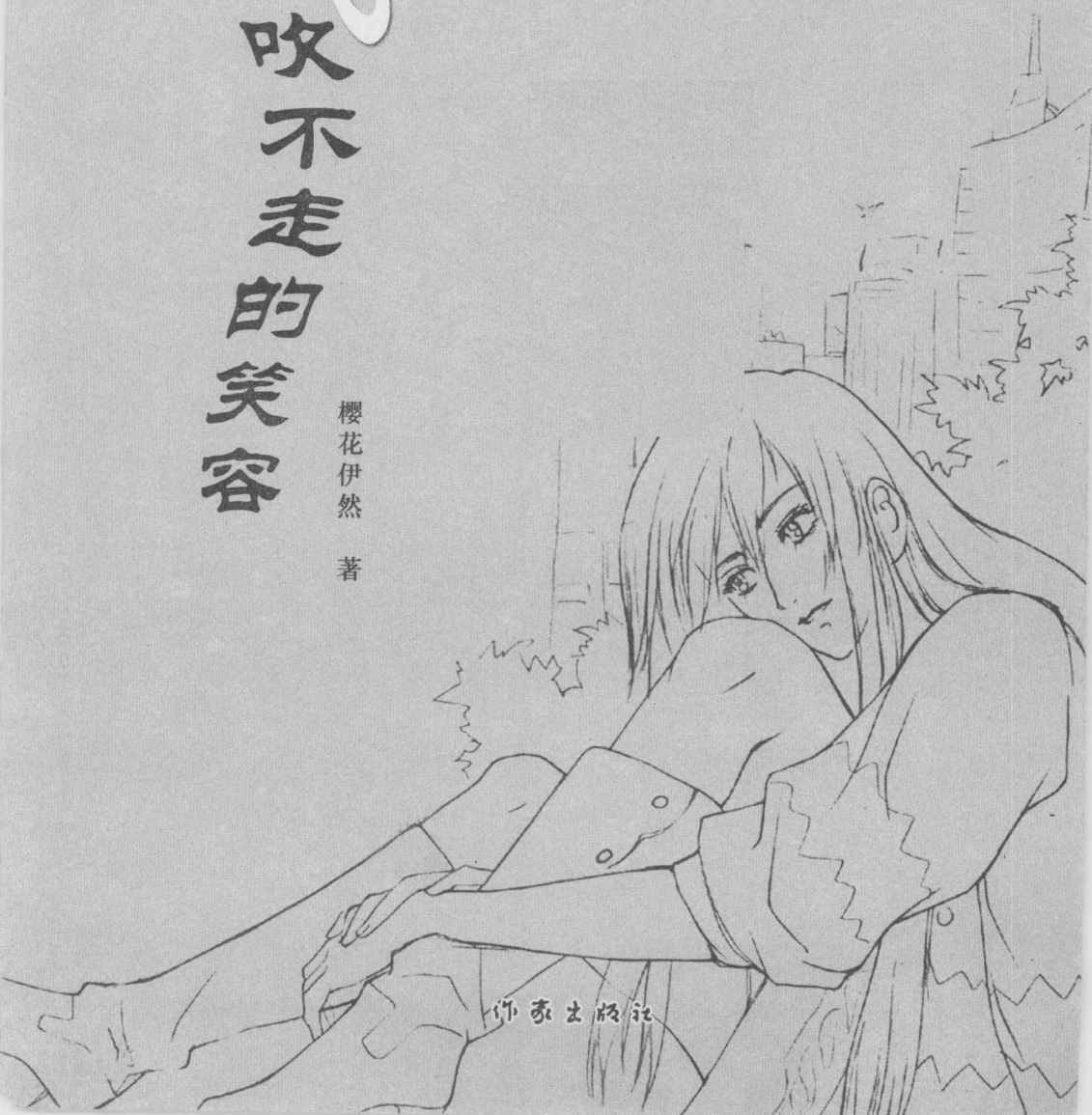
爱是那 从风 吹不走的 笑容

樱花伊然 著

作家出版社

爱是那
风
吹不走的
笑容

樱花伊然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那风吹不走的笑容/樱花伊然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63 - 3871 - 4

I. 爱… II. 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582 号

爱是那风吹不走的笑容

作者: 樱花伊然

责任编辑: 王 征 太 阳

装帧设计: 菲 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00 千

印张: 14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71 - 4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喂，哥们，几年没联系了，还活着吧？告儿你一特好消息，姐姐我刚中一彩票，不多，就五百万，正烧着呢，怎么着，不高抬贵“脚”，出来跟你姐喝点儿小酒？

那天，我咬着一个苹果从厨房出来，正准备去拿遥控器开电视，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于是我边吃苹果边看这短信，边看短信边想这他姨妈的到底是谁？妈的，我最烦这群人了，明知道你想起他，却故作神秘，也不打上名字。非得等你问：你丫谁啊？然后他才宣布神舟上天似的特自豪地告你：我就是那谁谁谁啊，小样儿都忘了我啊，不够哥们啦哈哈哈。

妈的，我又说粗话了。想想以前，我可真纯洁得跟一白天鹅似的，别说见男生，想一想都能脸红，现在我发现由于这张嘴，一般的纯情小男孩在我面前走不了三五个回合，不是晕倒就是扑倒。其实这都怪来姐姐教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流氓近了，我就不能受点儿影响吗？有一回来姐姐急冲冲地打来电话，劈头就说：小颐儿，我操他大姨妈的大姨妈又来了，所以不能陪你去打球了你一个人去吧路上小心啊这几天打劫的真他妈的多！然后“啪”地一声挂了电话。我举着电话走了半天才绕明白前大姨妈非后大姨妈，跟这种强人做朋友，IQ都会提高很多啊。我就琢磨着哪天去参加一次开心辞典，一定要让小丫



考官说出那惊世骇俗的一句：恭喜您，我也不知道您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您回答得太有难度了，其实我智商很低的……

你谁啊？我回了一条短信。

我呀，霏霏，我们这么好的姐妹你怎么忘了我了，不够哥们啊，哈哈。

这话多新鲜呀，我们这么好的姐妹那怎么三年五载都没联系过？既然没联系我怎么可能不忘了您霏霏小姐？您又不是刘嘉玲，刘嘉玲我从没联系可我知道我就是要记着她点。

问为什么啊？回答刘嘉玲是梁朝伟的马子啊，小伟哥哥不是小女子少女时代的梦中男人吗，不过到中年妇女时代估计就改年纪大了的周杰伦了。

我继续回着短信：哦，霏霏呀，我早猜出是你了，开始逗你玩儿呢！怎么着，真发财了啊，王府饭店的清蒸鲍鱼妹妹我可是吃不习惯的啊，你可别吓我，我胃比较虚，一般喝点儿千年王八汤也就可以了。

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想起来她是谁，因为我朋友里面叫霏霏的太多了，有一个人叫李霏霏，那是我二舅。

呵呵，朵朵你还是这么贫哦，自从我离开了天伦王朝，咱小一年没见了吧？今儿正好得空，姐姐想请你撮一顿，一嘛联络联络一下感情，二嘛展望一下未来。你在家吧，等着啊，姐姐这就去接你。

一说到天伦王朝大酒店，我就想起来了，这家伙不就是程霏霏吗？我以前的同事，那时候我们都是西餐部的服务员，在同一个领班手下当班，我一直认为她是姐几个里面最漂亮的，而且还唱得一好嗓子的流行歌，有个德国老头曾塞给她100马克的小费，说Baby你就像百灵鸟一样可爱！三个月后，百灵鸟辞职了，不知去向，不过按我们领班的话说大概是变成了凤凰，抖了抖羽毛，翘了翘屁股，抬头挺胸高高兴兴飞向幸福美好的生活。

就我们家小区，有人在树底下捡到一个10克拉的钻戒，所以现如今我相信什么奇迹都有。

那这姐姐不会真的中了五百万吧？不过，既然发了财为啥不去吃意大利餐不去泡鸭子反而想起了我这落难朋友？喵，别不是欠人五百万吧？想找我借钱的话可是没有的啊，我现上班的酒店要从三星级跳到五星级，正在装修，放了我们三个月的

假，我在家吃父母的小两个月了都。

两个月了，我每天像猪一样地生活，晚上不睡，白天不起，上完厕所老忘冲水，老爸一手捂着脸一手跟在我后面哗哗地冲水，黑着一个脸，又不好意思说我……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厕所的事儿跟别人一说我还真不好意思呐。

刚化完妆，就听见霏霏在楼下狂喊，朵朵朵朵我到了呀，下来吧下来吧！果然是悦耳的百灵鸟美声唱腔，害得我们家养的公狗都莫名其妙地兴奋了几下，不过紧接着的几声小汽车破破的喇叭声也够破坏气氛的，我赶紧戴上遮阳帽，咯噔咯噔地跑到电梯间说了声阿姨您好然后作直线下降。一出楼门，只见程霏霏从驾驶室里伸出一个戴墨镜的头来，挥舞着前爪子，满脸欢畅地朝我招手打招呼。

我坐进副驾驶，装模作样地四处观察着，说：我靠，正宗天津夏利，何时买的这般如此高级的车？哦，还有手刹呐？

霏霏扭过身来打了我一下，笑道：朵朵你还是这副刀子嘴豆腐心哦，小姑娘怎么嫁得出去？

此话刚落，我们两人像有谁指挥似的对视一眼，一齐喊起来：今年过年不嫁人，不嫁人啊不嫁人，不嫁人啊就是那个姑娘偏——偏——不——嫁——人！

这是我俩以前的一句顺口溜，在无数春心萌动的夜晚站在酒店空无一人的员工通道高声歌唱，边唱边跳。仿佛这歌声就能唱过我们那看似无忧无虑却在隐隐约约中感到忧伤的年月。一天，我清楚地看见霏霏唱完跳完后眼泪在她美丽无比的脸上慢慢地流下来，那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掉眼泪，但我知道一定不是为了她自己。

有一首歌，可以唱得荡气回肠泪流满面，这首歌叫作成长；还有一首歌，可以唱得辗转反侧物换人非，这首歌叫作爱情；而成长岁月里的爱情，我想起霏霏那滴在美丽无比的脸上慢慢滴下来的眼泪。

这天真他姨妈的热！说着，我拧开一瓶水喝起来，霏霏正小心地倒着车。

就是啊，这才五月呢，天儿就这么热了，大七八月的我们怎么过啊。你看我这车连空调也没有。

我说：一块二的。





是那风吹不走的

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呢，霏霏边说边捶了我一下，接着说，姐姐我正有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设想呢，得了，吃饭时再跟你详细说说。

霏霏一打方向盘，车掉过头来。到门口的时候，我朝门口的保安调皮地敬了一个礼，在保安大叔的微笑注视中，车子驶出欣园小区，拐上二环朝着方庄开去，那里有北京南城著名的美食一条街。

二

重庆辣妹子鸳鸯火锅店。欢迎光临，两位里边请。

这地儿我和霏霏以前来过好几次。霏霏还在天伦王朝上班的时候，方庄这儿有个开书店的老板猛追霏霏，霏霏就常带着我们一帮姐妹来方庄玩，先是去他店里抄书。霏霏叫我们别客气但姐妹没一个动手，一心直口快的姐妹说这年头了老捧着一本书不是显得你特傻，就是显得特爱装，搞得老板好不尴尬，好像就是他成心让人变傻似的，于是他说那我带你们去吃东西吧，姐妹们马上说好啊你早该这样了！

于是，我们大队人马跟在书店老板后面，硬是吃遍了方庄美食一条街，不要说火锅店了，连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必胜客哥哥，还有家乐福超市里三块钱一碗的酸辣粉大娘，都没放过。

我们一个个吃得珠圆玉润的，体重一天比一天见涨，可是霏霏和书店老板好像没什么进展，连吃饭时都没见他们坐到一块。

我这人心善，总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挺影响食欲的。好在几个礼拜后书店老板终于自动消失了，我也不必在良心自责中白吃白喝了，如释重负。后来我路过方庄时发现竟然连他的书店都不见了，变成了别人开的一廉价理发店，洗一个头只要5块钱还带45分钟的按摩，想想霏霏可真够狠的。

霏霏自己可没觉得，她说她总忘不了这家火锅店，后来一

次次把我拉来，她说这里的百叶特别好吃。

我给霏霏一人要了两份百叶，然后羊肉片青菜什么的点了一大堆，火锅一上来，就在空调喷出的呜呜冷气中开吃。

五百万呢？可以拿出来吓唬吓唬咱这些平头小老百姓了吧？我夹起一片白萝卜，在麻酱里涮了涮，送到嘴边时对霏霏说。

可不是吗！霏霏头发一甩，说，我要不说中了五百万请你吃饭，这么大的太阳，你小样儿会跟我出来？

这话多新鲜呀，难道不是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最坚贞吗？因为我们穷得只剩下感情啊！

霏霏一瞪眼：谁跟你无产阶级啊，算命的说我今年福星高照，财源茂盛达三江，马上就能变成万恶的资本家。可我听说有钱人过的都是神仙般的日子，一想到以后每天吃的是穿山甲，穿着的是绫罗衫，我这胃，就痛……说完，霏霏做了一个夸张的胃痛表情，逗我笑了好一阵。

笑完，霏霏变得落寞起来，她说，其实不是穷得只剩下感情，是穷得快谈不起感情了啊！

好像真被生活所迫似的，神舟七号都准备上天了，神州大地欣欣向荣，这话说出来谁信啊？

霏霏拿出烟来递给我，纤纤手指拿着打火机先给我点燃，然后轻轻地吐出一个烟圈，慢慢地说：姐姐倒想到了一个法子，咱两姐妹共同去做，五百万挣不来，买烟买化妆品的钱还是有的。

经过5分钟的了解，我概括出来的霏霏的设想很简单：把她的车拿到西客站去拉人，当出租车挣点钱。

那不成了报纸上说的黑车了吗？我问。

胡说！咱们明明是红车，如假包换的红色夏利。霏霏高声大气地驳斥我，挺有自信的。

她接着告诉我，她一个哥们儿在汽贸市场工作，可以弄到出租车的顶灯、打表器等等，还可以帮忙在车门上印上“×××出租公司”白字，总之，全套方案搞下来，霏霏的这辆夏利就是一新出生的十元起步价每公里一块二的出租车。

难怪我开始说个一块二您那么兴奋呢！我说，接着问霏霏：那需要我做什么啊？

需要你这张尖牙利嘴啊！霏霏拍了我一下，我不高兴了：





利嘴就利嘴了，我哪里尖牙啊。霏霏没理我，继续描述她的构想：我这车肯定不能在西站出站口那排队揽客，只能由你在站台上或者出站口先给我拉客，然后带到我的车上。我这车不要交管理费不要交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只要撒开四个轮子跑，利润就出来了。而且，姐姐也有良心，如果看上去不像老板官员的，不像有钱人的，我也就不绕圈儿了，但如果是什么地方官员小老板什么的第一次进京，姐姐我开着车绕死他们，绝对不追求利润，整个儿一牟取暴利！

听您这话好像有很深的仇富情结似的。我笑着看了霏霏一眼，说，就您这，也算是不安定因素吧？咱穷是穷了点，可不能给政府添乱，和谐社会不是？

霏霏笑了笑说我呀，只能算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不过，霏霏，这好像是要招公安叔叔的事情吧！我胆儿小，到时候可别连累我妈！我突然想起来，收起笑容严肃认真地说。

我靠，那帮孙子敢扣姑奶奶的车？霏霏突然加大声音说道，我一下岗工人，靠自己的勤劳勇敢加智慧给将来的儿子挣点儿奶粉钱谁他姨妈地管得着？姑奶奶风里来雨里去的，凭什么把好大一部分收入喂给那些永远见不着的肥头大耳的家伙？拿了我们的钱又不好好给我们办事，又不是我亲儿子是不？人不仁我不能不义吗？

我吓了一跳，眼望四周暂无异常情况，才敢小心翼翼地对霏霏说，你小声呀，要公安叔叔听见真把你铐了，估计你丫只能靠美色脱身了。

霏霏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这两天上火，早上也忘了吃牛黄解毒片了，火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我想起她刚才的话，笑道，你还下岗工人呢？想当初，不是你自己从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高飞的吗？

你还真以为那是好地方啊！霏霏白了我一眼，一个月拿个千多块钱，天天受着亿万富翁的气，你不觉累？姐姐我可是真受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算真开出租车也比待在那地方心情好点儿！

我突然觉得霏霏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我只关心火锅，霏霏却从火锅经朱门酒肉臭一直延伸到路有冻死骨。她一女孩儿，哪来的那么多道道？应该是受了身边高人的渲染吧？她的最后一句话真是说得我黯然神伤。

三

一连几天，我们的战绩都不错，霏霏说我长得漂亮，那些男人一见腿都软了，还不是任我摆布的份？别说是带他们上车了，直接把手伸进他们的口袋掏了钱包都不知道。

不过腿软了，还有一个地方……硬着呢。霏霏笑嘻嘻地跟我开玩笑。我说死霏霏，瞧你那风骚样，想勾引别人犯罪呀？和谐社会这么多纯情处男这玩笑可开得有点儿大了啊！

说真的，我一直认为霏霏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哪来这么容易的事？来姐姐说得好，现在的男人美女见多了，没尝过也在心里意淫过，就我这号人物，只怕没什么诱惑力了，天啦，我是拉他们上车，又不是拉他们上床……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即使你是美女，面对一堆野兽的时候，你也没辙。

这个车站每隔一会儿就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进站，每当我看着那些黑压压的人群，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猪仔啊小羊羔啊向我涌来，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明白的情感，不是感动，也不是烦恼，而是淡淡的忧伤，我强烈地觉得他们不是乘坐某一趟火车来的，好像是谁突然吹了一声口哨，于是他们从地底下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了，三五分钟之后又不知谁吹响了口哨，所有的人都回到地底下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站台。

想不清楚说不明白，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又走得那么坚决，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着这个空空的站台。

其实我不承认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我觉得比我漂亮的多了去了，即使是老去的刘嘉玲也是。但如果爱哭爱笑的女孩可爱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常常为别人笑却为自己哭，我喜欢听那些感伤的歌喜欢看那些感伤的小说，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掉下眼泪来。我也弄不清楚，我的生命中常常充满莫名其妙的忧伤，好像这忧伤是天生的一样。我的忧伤总是深





藏在快乐后面。

我叫朵颐。今年18岁，刚刚从旅游职高的酒店管理专业毕业，曾经在长城饭店、天伦王朝饭店工作，见过无数富商官僚，以及他们身边漂亮的女孩，如果你有空，以后我会把这些故事慢慢讲给你听。我知道你要问我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你我现在在一家三星级酒店西餐部当领班，酒店在装修，放了我们三个月的假。

我出生在北京，在这里长大上学然后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有一回酒店里的姐妹们讨论为什么要留在北京，有的说这是她从小梦想，有的说这里星级酒店多工作机会多外国人多小费也拿得多，问到我，我说：因为这里离家近。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一直想要一个儿子的父母一直只有我这个女儿，于是他们把我当成儿子一样养，并不在意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他们什么叫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搞不好他们也是在意的，所以他们从来就紧紧地拴住我，从没带我离开过北京，迄今为止我只看过这个城市灰青色的天空，看了18年。来姐姐说，任何一个东西，你看18年都会看得走神的。

所以我常常走神，更何况我看见了火车。在拉客的空当，有时候我想随便跳上一趟车就走了，不管开往哪里，会连头都不要回。

可是霏霏管着我，比如前两天她为了拴住我的心还特意把她的MP3给了我呢，她说朵颐我知道你喜欢听歌，无聊的时候就听听歌，然后该工作的时候就得出饱满热情良好的态度来！

其实我不是眼红霏霏的MP3，我是眼红她MP3里有一首特好听的歌《journey》，当我第一次听到它的第一句It's a long long journey……时，我就觉得这歌肯定会让我迷上好一阵。霏霏说这是一个电视剧里的插曲，当时的情景是一个人想寻找一个女孩来演唱他们公司准备推出的大制作《漫步云端》的主题曲，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小姑娘在楼顶唱歌，被深深吸引了，而灰姑娘唱的，正是《journey》……

霏霏说，反正你只能给我老老实实在出站口，不能漫步云端，这首歌就借你听几天吧！

我一遍遍地听着《journey》，我觉得那灰姑娘唱得挺对的，我们都是生活孤独的孩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It's a long long journey……生活充满未知数，我

们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事，看见时间悄悄流过去，有美好也会有遗憾，这是一个长长的旅行，直到我知道我要去向哪里……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直到我明白哪里是我认为的去处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而我不知道是否能相信
当阴影落下阻挡了我的视线
我失败了并且明白我必须躲藏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直到我找到回家的路是走向你
我曾用尽了许多日子来回漂流在无人的岸边
疑惑着我的目的是什么
疑惑着如何使自己更坚强
我知道我将会变得脆弱
我将会哭泣我知道你将会站在我的身边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而我需要更向你靠近
有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人能了解
我不曾知道为何我完成了那件做过的事
当骄傲像高墙般将我拱起
直到我看不到自己的灵魂
你是否会拉着我穿越过这高墙

因为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直到我觉得那代价是值得的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直到我找到回家的路是走向你 走向你

喂，想什么呢？霏霏远远地朝我喊。她是见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有把一个人带到她车前，就啪啦啪啦过来找我来了。走近了递给我蒙牛冰棍一支。那冰棍包装纸上做广告的某电视





是那风吹不走的笑容

台无敌女声冲我笑，歪着脑袋说酸酸甜甜就是我，耶！我一把扯掉包装，咬了一口心里说姐姐我还不是想吃就吃，耶耶！

我跟霏霏说没事儿呢，没见我正像猫头鹰一样两眼发绿盯着出站口吗？霏霏笑了，好像很满意，跟我闲扯了几句，问了问情况，然后鼓励我继续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回她车里去了。

霏霏的车停在西客站对面的胡同里，自然是为了逃避检查，她之所以不和我一起来拉客是怕车停在那里被人砸了，这可是给她车作改装的哥们儿亲口交待的，所以平时她只是在车里坐等我带客上门，然后她去送客，我则回到出站口继续揽客。

我知道霏霏良心未泯，一般只对那些官员老板模样的人下手。操他娘的，今儿老娘竟然也能够赚点当官的钱，生活真他妈有奔头啊！霏霏每次都这么跟我嘀咕。我说霏霏咱穷是穷了点，可不能仇视先富起来的人群，再说说到底我们不还是宰了他们吗？所以我们还是客气点吧！

我嘴上是怎么说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每当见到一个当官模样的，我总是点头哈腰鞠躬作揖，满脸是笑地说先生，欢迎来到北京！您第一次来吗？哦，是啊。那先生您去哪儿啊？哦，公主坟啊。公主坟远着呢，离这里至少20公里，打车去吧您？可不是！只能打车！公交车都没直达的！不过您出去呢根本打不到车的，排队的话您就做好准备等俩小时吧，坐我的车走吧，不用排队直接送您到目的地！什么多少钱？正常打表啊，公费出差是不是？那也甭打表了，您给我个50，我给您开个100的票您高高兴兴回去报销，这不结了？

瞧，我对这帮当官的够客气了吧？人们的官员人们爱，至于公主坟离西客站20公里，我可没说是直线距离。改一改网上那句煽情的情话：这个世界上最远的地方不是天涯海角，而是公主坟就在您面前，您却不认得路。

不认得路小女子也没办法，哪怕您是父母官。我总不能因为您不认得路再加上您当官就可怜您不幸您吧？电视台常常搞一些暗访，把个好好的电视屏幕搞得黑乎乎的，那反映的就是某些父母官平时也没见您可怜过您的子民。

那个时候的我，扎着一个马尾巴，头戴红桥市场买来的阿迪达斯太阳帽，心怀对这项事业的充分理解和无人可比的敬业精神，嘴里滔滔不绝，把一个人带上了霏霏的车。西客站几个做同样工作的中年妇女不停地瞪我，怪我抢了她们的生意，

我则继续滔滔不绝，偶尔对她们抛一个媚眼，脸灿烂得就像女同志一样，有位中年妇女在我的媚眼下竟还脸红了，笑得我直打哆嗦。

我说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一个目的是挣钱，别说瞪我了，就算捅我又怎么样？不问我是谁？18岁的朵颐！18岁的朵颐天不怕地不怕敢跟阎王打一架！

这一天是5月27日，西客站的黑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以至于进入薄利时代；来北京的人还没有现在这么滑头以至于还好吓唬；天空还比较蓝，小姐还比较多，地方官员还比较喜欢出差跑北京，假发票还比较好报销。

这一天距离六一儿童节还有4天，所以多年以后我应该还会记得。中午12点40分，我已经为霏霏拉了8个客人，清一色的中年男人。正当我准备再接再厉也准备换换口味时，我远远地看见一年轻男子拖着一只巨大的箱子朝我走来，这么热的天，竟然还穿着笔挺的西装，好像是养猪专业户的儿子。我心中一阵狂喜：心想霏霏，这又是一个可以放血的SB。

四

我知道一个智力测试题是问北京的白菜多少钱一斤？我举手回答是100钱，一斤10两一两10钱嘛。我自小特爱吃白菜，好在北京的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储存几十棵大白菜，让我吃了个够。当那些梦一样的年月回到脑海中时，我总能看见弱小的我爬上沙发趴在窗户上数阳台上的白菜，一棵两棵，我发现白菜越来越少，于是我张着两只小手捧着脸悄悄地哭起来，天空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直到父亲给我一个温暖甜蜜的吻告诉我明天就去买更多的白菜，我擦去鼻涕眼泪，咯咯地笑了。

父亲的关怀让我从小时候起就懂得了被一个人关心着爱护着有多么幸福。而白菜呢？白菜让我拥有一个好皮肤，当然这也应该有大宝的功劳。我的皮肤细细嫩嫩的，像江南女子一样白皙光滑，每当看见镜子里的我，我都会怀疑是否真的已经在





这个春天风沙遍地冬天寒风凛凛的城市待了18年。

我在霏霏车内驾驶室里的后视镜里看着自己，一阵发呆，突然心灵感应般地一走神，马上看见了另外一双眼睛，然后是大半张脸，明眸皓齿，在玻璃镜子里冲我微微一笑。

我现在和这小子并排坐在霏霏“出租车”的后座上，10分钟前我把他带到了霏霏的车前，然后他二话没说就把箱子放到了副驾驶上，于是没办法我只能跟他坐一排了。

小子去的地儿是北太平庄，本来我是要继续回站台去拉客的，但霏霏说她想起来北太平庄那儿有家餐馆的浙江菜做得不错，正好顺道儿把我也捎过去，一起去尝个鲜，酒足饭饱之后回来继续坑害有钱人。

这是我姐姐的车，她捎我一段你不介意吧？上车时我对他说，免得他起什么疑心。

放心，我不会要你也出一半车钱的！他好像是在开玩笑，为我拉开了车门，挺有礼貌的。

还要我出车钱啊，就等着被放血吧您呢！我在心里想着，嘴上却说：那谢谢啊。

打表吗？霏霏发动车问。

刚才说好了的，打表。他说。

话音刚落，车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好像突然跳起来打人的酒徒似的。霏霏开车的风格我可是领教了的，四个字：突如其来。而且不管是起步还是刹车都符合这规律。

没想到，他的这个笑容也是突如其来，弄得我一下子都不知如何是好了。马上想起他就坐在我左边啊，于是扭过头去看了看他，为了表示礼貌也冲他轻笑一下。

第一次来北京吧？我问。

你猜？

我看是。

嗯。不过，梦中，我已经到过这个地方很多次了……他说，望着窗外，双眼迷离。我以为接下来是“啊，我的北京”之类，可是他突然沉默了。

这家伙好像有点儿不喜欢讲话，反正无聊，我只有没话找话，继续问他：怎么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如何？

比我想象中的差多了。

为什么？霏霏回过头来问，我马上说了一句大人说话小孩儿别插嘴！霏霏按了一下喇叭表示抗议。

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想象中的北京没有两位美女啊！

唉，还以为碰到了一老实人，没想到是一色狼，说霏霏美女也就是了，何必说我呢，真是。

想到这里，我开始仔细打量着他。我觉得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江南美男子，头发柔顺黑亮，皮肤白白净净的，像婴儿一样，真的想去捏一把。他看你的时候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漂亮的眉毛微微上挑，眉毛浓浓的，剑眉星目。如果说遗憾的话，就是眼睛小小的，单眼皮，我记得来姐姐说过标准的美男子应该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

他坐在那里，又不说话了，双手绞在一起，我发现他的手指修长而干净。

我忍不住问：你叫什么名字？霏霏偏过头来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叫易如风。

易如风。我心里一动，想起那两句歌词：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血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如风，风一样的男子，多好的名字啊！

五

多少日子以后，当我回想着相遇的这一天时，我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我们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当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江南美男子时心里的“咯噔”一下；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双眼睛，小小的，单眼皮，眼里透出来的是我能够准确读懂的内容：忧伤。

说完他的名字，他要霏霏放歌，霏霏打开收音机，随手调了一个台，车里随即传来那个阴柔的声音，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爱是那风吹不散的笑容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我在回忆里分明看见，他听到这首歌时，全身一颤，眼光黯淡下来，定定地盯着车外，窗外青翠的大杨树飞快地向后退去，他一动不动的坐姿和清澈的眼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叫朵颐，今年18岁，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我在心里反复念着，却没有说出来。我怕什么？

从他说话的口音看他应该是南方人，大概20岁的样子，他告诉我他不是学生，是来北京工作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千里迢迢地去另一个地方生活？难道真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满足人的工作需求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一定是失恋了，或者正在失恋。说不清楚这种直觉来由，我只是想如果换作我，我失恋了也一定会离开家，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比如深圳，听说那个城市没有记忆；比如海南，听说那里有个天涯海角。

喂，司机大姐，你刚才好像走错路了吧？车开了不知多久，他突然说。

罪罪吓了一大跳，说了一句你叫我大姐？然后说，你说什么呀，走错什么路？

刚才上一个路口你右拐，应该就是直接杀到这里来了，我觉得你是……呵呵，绕了一段路。

听完这句话，连我都吓了一大跳。开动脑筋想了想刚才罪罪走的路线：确实。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带你绕圈子吗？罪罪不高兴地说。

这美女的脑子今天怎么就转不灵了？这种情况下你大可装糊涂敷衍过去啊，这不不打自招吗？

果然，只见易如风微微一笑，说：我可没说啊，也许刚才右拐的那段路正在修路呢？我不太知道。

就是，就是，正在修路不能走。这话一出口，罪罪就该后悔了吧。我觉得罪罪的表现真是越来越失败，他既然能发现你开车绕圈子了，那条路能不能通行肯定也瞒不过他吧？又没什么禁行标志。

呵呵。易如风看了我一眼，笑了。